

佛教能傳佈中國的原因

陳垣先生講
葉德祿筆記



一九三二年北平輔仁社夏令會



249
3118



佛教能傳佈中國的原因

一九三二年北平輔仁社夏令會

陳垣先生講 葉德祿筆記

*

*

*

年前 剛大主教似曾徵求過此種論文，今天借輔仁社夏令會的機會，就將此題目作講演資料。

佛教入中國一千八百餘年，今日雖極衰落，然昔曾深入社會中心，佛教何以能得此，佛家說是佛力廣大，有人說是帝王提倡，據我觀察，有三種原因。

一 能利用文學；

二 能利用美術；

三 能利用園林。

而帝王提倡却不在內，因帝王有提倡的，也有毀佛的。

今先言「文學」，文學是與士大夫接近的唯一工具，最能窺透這意思的就是唐朝詩人白樂天居易，他有題宗上人十韻，大意說：

如來說偈讚，菩薩著論議。是故宗律師，以詩爲佛事。
欲使第一流，皆知不二義。從容恣語言，縹緲離文字。
旁延邦國彥，上達王公貴。先以詩句牽，後令入佛智。

人多愛詩句，我獨知師意。不似休上人，空多碧雲思。
借詩來交結士大夫，實中國佛家的祕訣，五代時詩僧齊己有一首戒小師詩，說：

不肯吟詩不聽經，禪宗異岳嬾遊行。

他年白首當人問，將底言談對後生。

以吟詩與聽經並列，其重要可想，宋姑蘇景德寺雲法師撰務學十門，其第六門曰：

不學詩無以言。

並注云：

雖不近乎輦俗，而可接於清才。

其意亦是借詩來交結清才。

佛家既有此風氣，故自晉以來，歷代能詩之僧，不可勝數，雖綺語有戒，然詩僧日多，名家詩集，不斷見有贈某上人，贈某師的詩，而詩句中與僧交際的話，亦不斷寫出，如：

白居易詩

洛陽城西塵土紅，伴僧閑坐竹泉東。

唐杜牧詩

夜深溪館留僧話，風定蘇潭看月生。

唐韋莊詩

十畝野塘留客釣，一軒春雨對僧棋。

宋王禹偁詩

雨屐送僧莎徑滑，夜棋留客竹齋寒。

當時不一定真係與僧往來，但欲表示閑適，把僧來做詩

料，就覺得有幾分閑適。

唐鄭谷詩

琴有澗風聲轉澹，詩無僧字格還卑。

以僧字之有無，定詩格之高卑，至爲可笑，但以僧寺等字入詩，實六朝以來詩家風氣，試舉人所常誦的：

唐賈島詩

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。

宋蘇軾詩

焦山何有有修竹，採薪汲水僧兩三。

和尚敲門汲水，是極尋常的事，何日無之，然一入詩人手裏，便成佳話，假定把僧字換作神父，何嘗不可，但總覺得生硬。又

唐張繼詩

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唐元稹詩 何時最是思君處，月入斜窗曉寺鐘。

蘇軾詩 官舍度秋驚歲晚，寺樓見雪與誰登。

天主堂何嘗無鐘，何嘗無樓，若把寺鐘換作天主堂鐘，寺樓換作天主堂樓，又何嘗不可。然總覺得不慣，這因為少人用的緣故。

又況文學一道，最重情感，不單是嵌入幾個字面，就算了事，必要做到天主堂的鐘聲，能令人聞而生感，天主堂的高樓，能令人見而生愛，才算是深入人心。上述的詩，似乎可以到此地步，是為佛教能傳播中國的第一原因。

*

*

*

第二是「美術」，愛美為人類的天性，故美術亦傳教一大工具，但中國人的美術，第一就是「書」，第二就是「畫」，書與畫並稱，係中國及日本人的特色，六朝以來，高僧能書能畫的甚多。如：

陳之智永 隋之智果 唐之懷仁 懷素 宋之夢瑛

皆為有名的書家。

晉之惠遠 五代之貫休 宋之巨然

皆為有名的畫家。

其他能書能畫的，翻開書史及畫傳一看，殆無代無之，若中國天主教之神父修士，如郎世寧，艾啟蒙等，亦曾以

畫著名，但能畫兼能書的，恐怕除康熙朝吳漁山歷外，未聽見有第二人。

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，第五門曰：

不工書無以傳。

鄭樵校讐略論收書之多，謂嘗見浮屠慧遂，收古人簡牘，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，凡是名臣及高僧筆迹，無不備，佛門之重書如此，故易與士大夫接觸。

歷代名畫記言自古善畫者，莫匪衣冠貴胄，逸士高人，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，故欲與高人逸士往來，亦非能畫不可。

六朝畫家，首推顧愷之，陸探微，張僧繇三家，然三家皆以佛畫著名，普通稱顧，陸，張，吳，唐吳道子亦以佛畫著名，歷代名畫記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二百餘處，寺畫實占十之九，宋宣和畫譜分內府所藏諸畫爲十門，第一門即道釋畫，但釋畫仍占十之九，其稱道釋，不稱釋道者，因宋徽宗好道耳，佛門重畫如此，故古來名畫，多賴佛寺保存，溫庭筠詩所謂爲尋名畫來過寺是也。

宋元以來，士大夫又輒以禪品畫，盛倡寫意之說，名之曰畫禪，董其昌論書畫之書，名曰畫禪室隨筆，其末章乃專論禪悅，禪之與畫，已成爲當時智識階級必需的裝飾

品。

至於其他美術：如寺塔，如造象，如寫經，如壁畫等，無一不是佛教遺物，離開佛教來言中國美術，中國美術要去了一大半，是爲佛教能傳播中國的第二原因。

第三是「園林」，古語說：

天下名山僧占多。

宋趙抃詩：可惜湖山天下好，十分風景屬僧家。

此語不錯，今地方志中之古蹟，名勝，金石三門，十之六七，或七八，是佛教資料，所以唐會昌五年（西八四五）

毀佛，宰相李德裕上表有云：

一巖之秀，必極雕鑿；一川之腴，已布高刹。

其盛可想，其他關於佛寺的專著，如洛陽伽藍記、金陵梵剎志等，皆極言佛教伽藍之盛，可遊，可登，可宿，可食，當時非無逆旅，無傳舍，然士大夫喜居僧寺，與僧遊，名家詩集多有宿某寺，登某寺之作。

唐常建詩：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

禪房猶神父住宅，今天主教神父住宅，花木深的恒有。

唐李涉詩：因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閑。

宋孫覲詩：夢覺灘聲喧客枕，吟餘竹色借僧窻。

院子有竹，窗外有竹，並不希奇，因為有僧點綴其間，就覺得格外幽雅。

宋陸游詩 何時却宿雲門寺，靜聽霜鐘對佛燈。

又 尋碑野寺雲生屨，送客溪橋雪滿衣。

又 一夏與僧同粥飯，曉來破戒醉新秋。

遊天主堂，與神父共飯，亦不希奇，何至津津樂道，因為有園林之勝，市朝俗客，偶一登臨，便如入清涼世界，是為佛教能傳播中國的第三原因。

今以著名反對佛教的文人韓昌黎愈來結束吾說，昌黎雖

關佛，但不能不與釋子唱酬，不能不欣賞佛教的壁畫，不能不贊美佛寺的幽靜，他有一首山石詩說：

山石犖确行徑微，黃昏到寺蝙蝠飛。升堂坐塔新雨足，芭蕉葉大梔子肥。僧言古壁佛畫好，以火來照所見稀。鋪床拂席置羹飯，疎糲亦足飽我飢。夜深靜臥百蟲絕，清月出嶺光入扉。……

他又有一首早赴街西行香詩說：

老僧情不薄，僻寺境還幽。

他集中又有

送惠師，送靈師，送文暢師，送僧澄觀，



題秀禪師房，遊湘西兩寺，遊青龍寺，宿嶽寺，等詩，不一而足，是極反對的，亦不能不勉與周旋，可見當時佛教入世的深，真是化民成俗了。

*

*

*

佛教說完，連帶一說天主教，天主教初入中國時，亦頗得士大夫信仰，帝京景物略有葉向高贈西國諸子詩，中間說：

著書多格言，結交皆賢士。我亦與之遊，冷然得深旨。

錢謙益列朝詩集有李贄贈利西泰詩，西泰即利瑪竇。

澳門紀略有李日華贈利瑪竇詩。

帝京景物略又有池顯方贈艾思及詩，思及即艾儒略，意大利人，傳教福州，當時稱爲西來孔子。

此皆明季天主教初來時士大夫所贈詩，與昔人詩集中的贈某上人，贈某師詩無異，以時間論，其感人之速，遠過初期佛教。

據佛家記載，假定漢明帝永平十年，（西六七）佛教始入中國。

據現在留存的詩，約西曆三百五十年，東晉時始有瑯琊人王齊之念佛三昧詩，及陳留人支遁四月八日讚佛詩。

又約西曆四百五十年，劉宋時始有謝靈運過瞿溪山僧詩

，及鮑照秋日示休上人詩。

今天主教入中國至明亡，不過六十餘年，已有士大夫與之唱酬，致其傾仰，實非初期佛教所及。

吾前言寺僧可入詩，天主堂神父何不可入詩，今考明末清初人詩：如沈光裕（崇禎十三年進士）贈湯若望詩，有云：

旨出爾行地，曆成吾道東。君糧不徒與，我信豈誠空。

是直用天主經的典故入詩，康熙間尤西堂撰外國竹枝詞云：

三學相傳有四科，曆家今號小義和。音聲萬變都成字，

試作耶穌十字歌。

天主堂開天籟齊，鐘鳴琴響自高低。阜城門外玫瑰發，杯酒還澆利泰西。

是直用耶穌及天主堂入詩，時天主教入中國仍不過百餘年，文學上運用天主教資料已如此顯著，亦遠過初期佛教。

至於「美術」方面，採用天主教資料更早，萬曆三十三年（西二六〇五）程君房撰墨苑，已採用天主教畫四幅，時利瑪竇尚未卒。

萬曆四十四年，（西二六一六）顧起元撰客座贅語，亦嘗

述利瑪竇論西洋畫法。

康熙間王士禎撰池北偶談，更盛稱西洋所畫人物及樓臺宮室。

乾隆間江西詩人蔣士銓題大西洋獅子圖云：

聖朝萬國來梯航，西洋謹獻百獸王。上表稱臣阿豐素，本多白壘陪臣將。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，乃是康熙戊午當秋陽。……

題畫詩句中，直用西曆年月日，實爲前此所無，蔣氏膽量，可稱大極，一六七四是康熙十三年在西洋簽表之年，康熙戊午是康熙十七年到達中國京城之年，前後相差四年

，不足爲異，阿豐素是葡萄牙國王，本多白壘，是兩個使臣名字，當時文學美術之參入西洋色彩，又已如此。

*

*

*

至於「園林」方面，天主教本極講究，可惜已往入中國的天主教，屬傳教性質的多，屬隱修性質的少，故天主堂多在都市，少在名山，雖有園林，未能得園林的妙用。

上文曾說中國佛教能藉「園林」之勝，招致朝野名士的遊觀及旅宿，爲傳佈佛教一妙法，今考天主教「園林」之見於名人題詠的，有：

王覺斯鐸訪道未湯先生，亭上登覽，聞海外諸奇詩，墨

蹟尙存，上海文明書局有影印本，道未即湯若望。

田山蘊雯古歡堂詩，有南太常園亭歌，南太常即南懷仁。

吳青壇震方晚樹樓詩稿，有贈敦伯詩，末聯云：

却笑儒腐逢世拙，翻從海外得同心。

敦伯亦南懷仁，康熙間士大夫常與教士往來，致其傾慕之意，雍乾而後漸少，嘉道而後，殆幾絕迹。

趙翼甌北集，有天主堂觀西洋樂器詩，係乾隆間訪欽天監監正日耳曼西士劉松齡作，大略說：

郊園散直歸，訪奇番人宅。中有虬鬚叟，出門敬迓客。來從大西洋，官授義和職。年深習漢語，無煩舌人譯。

引登天主堂，有象繪素壁。靚若姑射仙，科頭不冠幘。云是彼周孔，崇奉自古昔。斯須請奏樂，虛室靜生白。初從樓下聽，繁響出空隙。方疑宮懸備，定有樂工百。豈知登樓觀，一老坐撝擘。奇哉創物智，乃出自蠻貊。始知天地大，到處有開闢。

甌北立言平允，承認他國亦有智能，與這些硬說西學出於中國，牽強附會的不同，其見識實高人一等，甌北又有自鳴鐘詩，其立言與此同。

甌北族人趙味辛懷玉，亦有遊天主堂即事詩，語意略仿甌北，但已含有輕藐的成分。

道光間，姚樸伯燮大梅山館集，有天主堂詩，簡直是一篇謗詞，自此以後，並謗詞亦少見了，這個原因，想諸公皆曉得的，故近日中國天主教漸有復興的景象。

249
3118

48